

青未了·连载

连载

大清第一权臣——一直被弹劾，谁也扳不倒的为官之道

9

福济和周天爵理论



《李鸿章发迹史》

◆出版社: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◆作者:汪衍振

从政40年,遭遇创纪录的800多次弹劾,面对无数或明或暗的对手,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,李鸿章总能从容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,一直被弹劾,谁也扳不倒;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上一坐25年,权倾天下。本书全面揭开李鸿章40年稳如泰山的宦海谋略。

福济连向周天爵三次求援,周天爵虽引军来救,却是鼓声颇大,号角亦响,只是动作迟缓,一天走不了三里。

福济无奈,只好把李鸿章召到身边,气急败坏地说:“少荃,看样子只有弃城了!”

一身灰尘,满脸汗水的李鸿章说:“福大人,弃城倒是一条出路,可下官适才在城楼观望,见长毛旌旗密布,人数甚众,远处尘土飞扬,眼见正向这里增兵,弃城恐为时已晚。下官以为,若此时弃城倒不如死守,说不定周大人今晚就能赶到。”

福济急得直跺脚:“少荃啊,你真糊涂!周天爵是个老滑头,他要当真肯来救你我,三天前就该到了,我们是指望不上他了!”

李鸿章道:“福大人,弃城可是死罪呀!”

福济恨恨道:“周天爵这个老王八若来相救,我们能弃城吗?少荃哪,我意已决,先弃城,出城后再和周天爵到上头去理论!你马上布置下去,今夜子时,抚标和团营全走西门。西门长毛少,易于脱身。”

李鸿章迫于无奈,只好答应一声。谁知到了傍晚,形势陡变,一支人马呼喊着杀至城下,对太平军来了个反包围。太平军阵脚顿时大乱,人马冲撞,死伤惨重。福济以为是周天爵与袁甲三赶到,心下一面暗叫“侥幸”,一面传令大开城门,率各路守军杀将出去。

双方混战至夜半,太平军抵挡不住,终于败退,福济带着李鸿章这才来见援军的首领。见面才发现,原来是安徽巡抚江忠源到了。江忠源是带病赶来,他原本就瘦骨嶙峋,因连夜赶路又率军作战,显得极其苍老憔悴。几人不胜唏嘘,当夜无话。

第二天傍晚,周天爵、袁甲三二人,率五千余众赶到城下。得知巡抚江忠源来到,二人慌忙进城。江忠源已拜过印,此时正在临时巡抚衙门里和福济交接。

一名侍卫走进来禀报:“禀中丞大人,藩台大人,周大人和袁大人求见。”侍卫把帖子递上。江忠源接过帖子看了看,知道是周天爵与袁甲三到了,便忙道:“请。”

周天爵与袁甲三大步走进来,与江忠源、福济礼过,分别

坐下。江忠源正要开口讲话,福济抢先一步阴阳怪气地道:“周大人此时才赶到这里,莫非是来给本官送挽联的吧?”

周天爵一愣,问:“藩台大人何出此言?老哥听不明白。”

福济冷笑道:“庐州被围,本官三次向大人告急求援,大人却按兵不动。若不是中丞大人及时赶到,本官不是已和吕侍郎在一处了吗?大人此时来到庐州,不是送挽联又是什么?”

周天爵脸一阴,眼睛一瞪道:“福元修,你不要在江中丞面前信口雌黄,老哥不吃你这一套!老哥走这一路,整整和长毛干了五仗,多亏了午桥神勇,才使老哥毫发未损来见中丞大人,你竟敢污蔑老哥按兵不动!老哥倒要问一句,若老哥当真按兵不动,站在你面前的又是哪个人呢?老哥已年过八十,一贯忠心耿耿。你福元修是怎样一个人,你知我知,安徽知,天下人尽知!”

福济被周天爵几句话刺激得脸色铁青,也顾不得巡抚江忠源在场,一拍桌子站起身道:“周敬修,你不过是个革督,你有什么

么资格在本官面前夸老?你今天若不当着中丞大人的面,把话说清楚,本官定和你把官司打进京师!”

周天爵哈哈大笑,用右手指着福济道:“福元修,你才吃几天人间饭,就敢装腔作势地来同老夫讲话,你以为有一个李少荃帮着你,你的翅膀就硬了吗?我呸!”说完用手抚了一把白胡子,又愤然道:“不错,老哥是革督。可老哥做总督的时候,你不过是个四品衔的道员。你拥兵过万,却连一个小小的庐州都守不住,反诬别人按兵不动,真亏你说得出口!还胡说什么要和老哥进京去打官司,你难道不怕皇上砍你的狗头?”

李鸿章见周天爵扯上自己,说话又夹枪带棒的,只好闷不吭声,悄悄往边上挪了几步。

福济却气得浑身哆嗦,脸色煞白。江忠源怕事情闹大,忙站起身打圆场道:“二位大人息怒。说起来,都是长毛可恨。请二位先回军营歇息,待本部院与福大人交割完毕,我们再行议事如何?来人!送周大人、袁大人出城!”周天爵微笑着站起身来,冲着江忠源拱了拱手,便走出去了。

袁甲三道:“下官先行告退。待二位大人办完公事,下官再来侍候”,也走出去。

李佳楠告诉周子阳,“我们项目部邹部长不是他从别的公司高薪挖来的吗?这次的单子是和‘颂创集团’合作,王总那个狐狸其实是怕邹部长带着这大客户跑了,所以这单子交给我了,他是嫌人家薪水和提成拿得高。”

“这是你们王总跟你说?”

“他又不傻怎么会跟我说这些,当然是我自己猜的了。”

周子阳点点头,“嗯,那你就好好干吧。”

李佳楠看着周子阳又埋头在电脑前,凑近他从身后搂着他,“子阳,要是我做成这一单,再加上咱们两万块的积蓄,我再暂时用信用卡透支出来一些,能不能说动你妈给咱们首付房款?”

周子阳浑身一怔:“应该没问题,我这个私活接下来估计也能拿个三万两万的。”

“能有那么多呢?要是那样的话,咱们结婚的钱可就富裕多了。”

周子阳只是随口应了一声,李佳楠却拽着他说不停,“对了,我这些日子不是查拼婚的事吗?我倒是总结了条条框框,你不是认识个出版社的吗?你帮我问问,我要是把这条条框框包装包装,能不能出版个小说?”

“一天都忙得快吃不上饭了你还有这闲工夫?再说我认识的那

十万块钱能买什么房子?

个是杂志社编辑,不是出版社的编辑。”

“那我就自己找,这书我都起好名字了,就叫《拼婚三十六计》。”李佳楠看周子阳对自己不理不睬的有点儿不高兴,“对了,明天我去问问顾新宇,他不是跟这些媒体出版的人关系熟吗?”

“他整天除了泡妞可是一点儿正事都不干,还能帮你联系这事?你要找他喝酒他肯定马上就到。”周子阳觉得李佳楠异想天开。

“李佳楠的念头像不是那么好打消的,所谓一只羊也是赶,一群羊也是放,李佳楠现在内外兼顾还得忙乎结婚的琐事,此时她也不怕再多一件了。”

“妈,这次跟子阳的父母见面,您可千万别动气啊,就算他们爱显摆点儿,咱也不能真生气。”李佳楠和自己父母往预订的饭店包房走,边走边嘱咐。

宋惠凡拍拍自己女儿的脸蛋,“行啦,你放心吧,只要他们不过分,妈不会动气的。”

“我可不是担心他们,我是怕把您给气坏了。”李佳楠笑着哄宋惠凡。

李佳楠心有戚戚,她跟周子阳都相处四年了,两家父母迄今为止只见过两次,这一次是第三次。前两次的见面都是以话不投机而草草收场。

李佳楠和周子阳只能自求多福,希望在饭桌上能够周旋得当,让双方父母能够和和气气地吃完这次饭,把他们俩结婚的事定下来,然后就各回各家免得生事,可是越怕生事就越会出问题。

“子阳啊,今儿既然佳楠的父母都在,我跟你爸也商量了,你跟佳楠结婚买房子,我们老两口给你们填补十万块钱,今儿啊,我就当着佳楠妈妈的面把这十万块钱的银行卡给你和佳楠,我跟你爸,也衷心祝愿你们幸福!”王凤琴说着,把一张银行卡塞到了李佳楠的手里,李佳楠却怔怔地愣住了。

整个屋子的气氛顿时刷的一下子降了温。

李佳楠的父母皱着眉头看着自己的女儿,而周子阳则一脸惊诧的看着自己的父母,李佳楠一只手悬在空中,上面就浮着那张银行卡,她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收还是不收。

从一套房子变成给付三成的首期,现在又只塞给十万块钱,在北京这地比金贵的地界,十万块钱能买什么房子?

“妈,你们这是?”周子阳有些恼。周子阳是真的蒙了,这事情他可事先真的不知道。

“佳楠啊,我跟你叔叔说是大学教授,其实不也就是工薪层吗,攒下这十万块钱也是省吃俭用真的不容易,你们俩结婚呢也不要乱花钱,咱们毕竟都不是大款,你们俩也不是富二代,将来过的都是自己的日子,在买东西上和办事上也要能省则省。”王凤琴把李佳楠握着银行卡的手合上,临了还不忘嘱咐这么两句。

李佳楠站在那里,眼泪一下子掉下来了。

“砰!”一声重响,吓了所有人一跳,原来是一直默不作声的李大友。

“你……你们家真是……”李大友气得结结巴巴说不出话,吓得王凤琴“嗷”的一嗓子,赶紧躲到自己老公身后,“报110吧。”

周山只是冷冷地看着李佳楠的父亲李大友。

7



《非婚勿扰》

◆出版社:天津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:琉特琴

小说《非婚勿扰》关注的是谈不起恋爱的80后,讲述了一对步入社会的80后恋人,面对着失业、失恋、啃老一系列压力,不得不在爱情和面包之中作出艰难选择的故事。

我们是谈不起恋爱的80后

推理小说领军人物继《杏烧红》后 直击中国学术腐败

28

钱笑天中的是“死亡音乐”的毒



《白色巨塔》

◆出版社:广西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:松鹰

小说以中国西部一所高校K大为背景,名记者聂风再次登场和警方联手,通过调查经济学院青年教授钱笑天离奇坠楼自杀事件,层层剥笋,最终揭开了隐藏在博世楼这座白色巨塔内的黑洞。故事曲折,悬念迭起,案中有案,其透视社会和人性的深度更加令人震撼。

L区公安分局。聂风拜见刑警大队的傅队长,对钱笑天的死提出质疑。

“这事早就了结了,自杀的结论确凿无疑。有人看见他跳下去的,又有遗书。”傅队的反应很冷淡。

“可是,他可能是受人蛊惑的……”聂风说明原委。

“自杀还有被蛊惑的?真新鲜。”傅队嘴角露出讥笑。

“你蛊惑蛊惑我看?”另一个高个儿刑警说。他名叫常乐,是傅队手下一名得力的刑技人员。傅队和几个刑警一阵哄笑。

只有郑队没有笑。他似乎发现这个聂记者有点来头。聂风一本正经。等他们的笑声收敛了,他再出惊人语:“钱笑天可能是被人毒杀的。”

“什么?!被毒杀的?”傅队咧着嘴,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。

“啥子毒啊?”高个儿刑警瞪大眼睛问。

“他是‘音乐中毒’。”

“聂记者是在说天方夜谭哦,音乐还能让人中毒?哈哈……”

又是一阵哄堂大笑。傅队的手下们笑得前仰后合。正是秀才遇到兵,有理说不清。

聂风并不生气。他取下挎在肩上那个有深红色ESPN标志的白布提袋,在众刑警的注视之下,从布袋里拿出一个A4大小的透明塑料夹,打开,抽出两张A4打印纸。其中一张是钱笑天的“遗书”复印件,另一张打印着《黑色星期天》的歌词。

他在傅队的眼皮子下摊开打印纸,两相对照。

聂风的目光在正、副队长的脸上来回停留了一下。

“这证明了——所谓的钱笑天‘遗书’,不过是他信笔抄下的歌词。”他说。

在场的刑警面面相觑。郑队拿起钱的“遗书”复印件,与打印着歌词的纸仔细对照了一下。然后递给傅队。“确实与歌词中的一段完全相同。”他说。

傅队只瞄了一眼歌词,随意扔下。

“第一,从钱笑天衣袋里找到的东西,是《黑色星期天》的歌词,

并不是‘遗书’。”聂风从容不迫地说,“第二,钱笑天是在听了这首《黑色星期天》后跳楼的。他中的是‘死亡音乐’的毒!”

刑警们噤声了。似乎有人开始认真考虑聂记者的分析。

“即使这不是遗书,也不能证明钱笑天不是自杀。”傅队打破了多少有点难堪的沉默。

“为什么呢?”聂风反问。

“因为目击者,亲眼看见他跳下楼!”傅队回答得斩钉截铁。

“并不是所有的目击者都是铁证。”聂风提出反驳,“西南高级警官大学的一位刑侦专家就说过,对目击者的证言,不可不信,也不可全信。因为每一个目击者都有可能提供虚假证词。”他引用了法警专家老爸讲过的话。在场的人有好些都听过聂东海的刑侦课,不过谁也不知道面前这个难缠的聂记者就是“小聂东海”。

聂风接着又提出了对马宁之死的疑惑。

“在不到半个月的短短时间,K大连续发生两起跳楼自杀事件,而且跳楼的两人恰恰是‘盗窃事

件’的靶子和枪手……这种巧合,警方难道不觉得奇怪吗?”

“有什么大惊小怪的!”傅队咧着大嘴,说了句戏言,“两个疯子开玩笑,最后同归于尽嘛!”刑警们又是一阵哄笑。不过这次的笑声中不带敌意了。

聂风也被逗乐了。这位刑警队长的话,也许有点意思。钱笑天和马宁,这两个出类拔萃、忧郁敏感的青年,果真是疯子吗?

他不相信。

聂风打开笔记本电脑,拿出钱小曼那天交给他的黄色软盘,再次插入槽口。

点击A盘,屏幕上显出一个文件夹小图案。点击文件夹,但是打不开,是一个加密文件。聂风凭直觉猜测,文件里隐藏着的秘密很可能与钱笑天的死有关……

他设想了好多个可能的密码,但都失败了。晚饭后,聂风在屋顶花园徘徊,独自思付。他蓦然想到一个人:葛幼军教授。那个出类拔萃、神秘莫测的电脑专家!

他想向葛幼军求助。直觉告诉他,葛幼军绝对能够破解密码。但他又有所犹豫。他觉得对这个黑客高手、钱笑天的师兄了解得还不够。在这个西北汉子的敦厚面孔后面,似乎还有另外一张面孔。